

外国通俗小说丛书

绿色王国的军火案

(爱尔兰) 玛丽·坦圭著 陆春林 王业桃译



外国通俗小说丛书

绿色王国的军火案

(爱尔兰) 玛丽·坦圭 著 陆春林 王业桃 译

Mary Tanguay
RUN WITH THE HARE

据渥太华Coram Publishing Ltd.

1983年版译出

绿色王国的军火案

(爱尔兰) 玛丽·坦圭 著

陆春林 王业桃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 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铜陵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0.25 插页: 2 字数: 220,000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50,000

定价: 2.30元

ISBN 7-5396-0095-0/I·87

译者序

《绿色王国的军火案》是一部情节曲折、娓娓动人、可读性颇强的侦探和爱情小说。

故事发生在爱尔兰农村的海边小镇巴利果廷，重点围绕爱尔兰新一代女性的典型代表艾琳卷入军火买卖的事件展开。青年女大学生艾琳在假期中冒着被警方查咎的危险，化妆只身到阿尔及尔与军火商接头，尔后又去英国坎伯兰以北的托比镇，爬上险峻的托芬山检查藏匿的军火；住在巴利果廷好莱坞旅馆的房客巴兰坦突然失踪，汤普森侦探出马查处此案；艾琳受命去科克完成转运军火任务，由于联系人被捕，她引起警方注意陷入危险；乘好莱坞旅馆的房客麦克林托克上校和汤普森侦探失踪之际，艾琳前往都柏林提取空运的军火，警察跟踪追捕；艾琳脱险后，不得不随归国省亲的舅舅去美国避难。

该书悬念迭起，引人入胜，绑架、跟踪、告密、潜逃，来去匆匆的旅行，惊心动魄的追捕，构成一幕幕紧张的活剧。案情真真假假，时隐时现，扑朔迷离，激起读者的强烈兴趣。特别是麦克林托克上校扮演的角色不仅给人深刻印象，而且耐人寻味。

书中对爱情的描写也颇有趣味。由于对共同事业的追求，艾琳爱上了潇洒英俊的谢默斯，对他总是言听计从，甘

心不出任何代价，甚至当她处境越来越危险时，她也没有勇气拒绝接受谢默斯布置的任务。在共同参与的秘密活动中，谢默斯对艾琳也颇有好感，赞赏她的勇敢和冒险精神，但他真正的心上人却是漂亮、温柔、贤慧的梅里德。这种三角恋爱常常给艾琳带来痛苦的折磨，随着她在军火案中越陷越深，终于导致了她爱情的悲剧。

作者采取现实主义的手法，以发生在爱尔兰的动乱为背景，把虚构的故事放在现实的生活环境之中，不仅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而且深化了主题。在作者看来，造成爱尔兰历史和现状的原因是复杂的，爱尔兰人民要为争取自由而斗争，但不能采取暴力和恐怖行动，作者反对杀戮、热爱和平的立场是鲜明的。作者对笔下的艾琳持批评和同情态度。艾琳是一个典型的思想尚未成熟的青年学生，她身上有许多优点，同时又年轻幼稚、充满幻想、喜欢冒险、追求刺激。出于对谢默斯的爱慕，接谢默斯的指使，她被卷入爱尔兰历史的旋涡，相信自己在帮助保卫爱尔兰的人们铤而走险地参与一次次秘密行动，为实现她一直模糊不清的事业而陷入罗网。最后当了解到事实的真相，她才终于醒悟，认识到这是个大骗局，有人杀戮成性，贩卖军火，加剧动乱，并从中大发横财。在走过一段弯路后，她发誓与军火买卖一刀两断。书中把上当受骗的青年同恐怖主义分子和真正的军火商严加区别，有比较深刻的思想内涵。

该书描写细腻，语言生动，家庭的离合悲欢，周末舞会，欧洲旅行，都增添了故事浓厚的生活气息。作者善于揭示人物的感情世界，不仅着力刻划了艾琳热爱祖国、临危不惧、思想单纯的性格，而且创造了一系列栩栩如生、血肉丰

满、与军火案有关的家庭与情人。

玛丽·坦圭是当代爱尔兰女作家，现任加拿大渥太华大学教授。她计划每年写一部小说，已经问世的小说有《祸害》等。

第一章

1

艾琳在阿尔及尔机场一下飞机，以往进入这个城市时产生的不安和恐惧之感又立即攫住了她的心。不用说护照将受到严格检查，她也许会遭到怀疑而被长时间扣留。她还得如实申报带有多少物品，一一回答那些性情变化不定的阿尔及利亚官员们提出的问题。他们可能会给她点儿脸色看，对她的一些简单要求敷衍了事，不予认真回答。阿尔及利亚人说话不太和蔼，至少这那官员不象真正以礼待人的公职人员。除了其它东西之外，法国人还给他们留下了办事拖拉的不良作风，他们总是瞪大眼睛挑剔人家的毛病以显示自己的权威。

今天这里的气氛有点幽默，喇叭里广播说，妇女可以优先通过移民署和海关。显然这是针对外国人说妇女在他们的社会里没有地位而采取的一种冠冕堂皇的做法。

艾琳通过移民署时没有受到过份刁难，可她还是以微笑与温和的态度来应付一切，最后总算摆脱了他们，感到由衷的喜悦。一个搬运夫一把从她手中抢过旅行袋，催促她赶紧通过海关。钻进一辆出租汽车以后，她把上次到这里旅行剩下的一张五个第纳尔^①的钞票塞进搬运夫手里，他连声致谢离去。

① 阿尔及利亚货币名称。

出租汽车司机从反射镜中审视着他的乘客，发现她很年轻，但是不象他在法国见到的那些姑娘们打扮得花枝招展、俗不可耐，她看上去端庄稳重、文静大方，这使他非常钦佩。她用法语流利地回答他的提问，丝毫没有透露有关自己的情况。从口音判断她是个英国人，可她为什么独身一人来到阿尔及尔，司机想探听个明白。

“你从伦敦来？”他开口问道。

“不，从爱尔兰来。”

“北方还是南方？南方！那么你们那里没有战争喏。”

听到他突然谈论起北爱尔兰的战争，她不免有点惊讶，显然他了解那里的局势。他在向她提出了一些有关的问题后，表示全心赞同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主义活动。

“他们知道如何去战斗，”他语气中带有几分得意、几分赞赏地说，“一个小小的组织竟敢碰英国这样的大国，这需要勇气；可是埃及人呢？”他那乌黑整齐的小胡子底下薄嘴唇上露出了轻蔑的微笑。“只用六天，”他用手比划着，

“以色列人就制服了那些埃及人！只有六天，小姐；真是难以想象！”

艾琳沉默无语，她清楚地知道阿尔及利亚人对生活在他们中的埃及人通常表现出憎恶情绪，称他们胆小鬼、穷光蛋，还有一些其它难听的称谓。她没有象他希望的那样附和赞同，而是把话峰一转，扯到他感兴趣的话题上。

“你们阿尔及利亚人同法国人打仗打得挺漂亮，也是出色的战士嘛。”

“谢谢，小姐。”他的目光变得温和起来。“愿安拉保佑你们国家取得胜利。”

海滨马路上车辆如潮，川流不息，交通拥挤得达到饱和状态，出租汽车司机驾车试着往里钻，差点儿撞到一辆超载的公共汽车上，艾琳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马路几乎紧贴着海边，阿尔及尔这座白色的城市就矗立在海湾旁，整个城市非常嘈杂，这里交织着强烈的爱和憎，两者是那样不可调和。这是艾琳初次到阿尔及尔的印象，现在重返旧地，这种印象变得更加强烈了。在伦敦、都柏林或者巴黎，你可以相信人们会按一定的方式合理地行事，一切都井然有序，而在这里，生活象脉搏那样起伏波动，人们的感情变化莫测，他们的情绪随时都会激动得达到鼎沸。

司机凭着多年实践中得到的娴熟、精细的驾驶技术，把汽车开到阿累迪旅馆入口处。这里是四条车道和人流交汇的地方，行人常常象漫步在旷野上一样占据着道路，汽车不得不挤在人行道上。

司机殷勤地搀扶着艾琳走出汽车，再三躬身感谢她慷慨付给的小费，一直目送着她进了旅馆。“怎么搞的！”临走他若有所悟地自责道，“我还是没有搞清她为什么到阿尔及尔来的原因。”

艾琳一跨进豪华的阿累迪旅馆休息厅，便径直朝服务台走去。一位中年服务员以敬佩的目光注视着她，热情地向她走去。

“我叫莫里森夫人。”她自我介绍说。

“欢迎，莫里森夫人。”

“你能给我安排一个房间吗？”

“当然，夫人。我们总是记着我们的老主顾。”

她按要求填写了表格，然后将护照递过去。

“阿里将会带你到房间去，夫人。我们给你一个漂亮的面朝大海的房间。”

“谢谢你。”

望着他那乐意交谈的眼神，艾琳略略停顿了一下，然后提出一个对她来说至关重要的问题：“阿布杜拉·哈密德先生住在这里吗？”

服务员脸上没有显露出异样的表情，他非常熟悉那些每天晚上举行酒会时进入酒吧间的高级娼妓，但他本能地意识到眼前这位女人不是那种人。他假装着查看当天的客人名单，回答说，“是的，夫人。穆哈默德·阿布杜拉·哈密德是今天早晨到的。”

“请你通知他一下，说我来到这里，想见见他，好吗？”

“当然，夫人。由我安排吧。”根据传统和习惯，他把女人分成两类，虽然他把艾琳归入正经女人之列，但是他也象先前那位出租汽车司机一样，盘算着一定要设法弄清她找穆哈默德·阿布杜拉干什么。

艾琳在那漂亮的房间里悠闲自在地呆了一个小时，没人来电话。正象那位服务员说的，从这里可以极目眺望大海，特别是那游艇俱乐部，高高的桅杆耸立在绿荫遮盖的码头边，数条船只正紧挨天际在波光粼粼的海面上鼓帆航行。如此平静的大海，她想，谢默斯一定非常喜欢。他常常驾船在爱尔兰周围波涛滚滚的海上航行或者钓鱼，还经常远航到陌生的海港去，而且每一次都少不了与惊涛骇浪搏斗。对谢默斯的深切思念萦绕在她的脑海，她回想起他们一起出海的情景：有时在漆黑的夜晚，他们闯过波峰浪谷，迎着扑面巨风，奋力

搏斗驶向港口，机警的目光注视着随时可能面临的更大危险。她想，有朝一日他们或许能来这里度假，一起在这风平浪静的海面上愉快地驾舟扬帆。她多么希望有这一天！

她舒舒服服地洗澡，梳理了棕色的披肩长发，换上了夏装和凉鞋。尽管房间里有讲起来相当不错的空调设备，但似乎仍然热浪扑面，空气也浑浊沉闷。现在才7月初，如到8月底，这个城市一定会热得象个蒸笼。由于酷暑和劳累而烦恼的阿尔及尔人常常粗鲁地大叫大嚷，互相谩骂。她想起一个8月的晚上，亲眼看到人们熙熙攘攘、前呼后拥地往一辆公共汽车里挤，那车子简直要爆炸了，好不容易才摆摆晃晃地启动开走。对一个在恬静的爱尔兰农村这样的“世外桃源”长大的姑娘来说，如此的生活方式似乎是不能忍受的，也不能想象自己能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下去。她曾同谢默斯和她的哥哥利亚姆一本正经地谈论过这种十分拥挤的乘车情况，他们听了都哈哈大笑，以为她是在开玩笑，完全想象不到人们起早贪黑工作一天后的劳累程度以及公共汽车拥挤会造成什么危险。她觉得这事没有什么好笑。利亚姆劝她不要如此认真。“随它去，”他说道，“事情会自然而然地好起来。”如果人们能接受的话，这样乐观地看待生活是最好不过了，可是她却不能接受，甚至此时此刻在她那深陷的灰色眼睛中仍然充满疑虑，担心此行同阿布杜拉·哈密德交涉能否成功。

她竭力想保持冷静，使一举一动都经过慎密的考虑，然而她仍不能忘记，以往同那些讲究实际的商人打交道时自己缺乏知识和经验。她遇到的是各色各样的人，每次都需要以机智和敏捷来隐藏自己的弱点。一个年方二十的姑娘，要装

扮成一个三十开外的已婚妇女，这需要费点脑筋。悉心研究了好长时间以后，终于举动比较自然了。“当你自己相信的时候，那也就成功了，”记得一天晚上利亚姆这样说。多少个夜晚，他们曾围坐在厨房的炉火旁研究计划，考虑如何迅速采取行动。同利亚姆和谢默斯在一起时，她胆子还大些，但单独一人时，就不免有点紧张。现在无论她怎样设法使自己保持平静，还是控制不住剧烈的心跳。

一会儿，阿里来敲门叫她，她跟着来到电梯口。

“他的房间在哪儿？”她问道。

“穆哈默德·阿布杜拉住一个套间，夫人。我这就带你到他那儿去。”

阿里轻轻地在门上叩了两下，开门的是一位年轻人。这样的年轻人她在阿尔及尔街上至少见到过十几个，他们都蓄着同样的小胡子，长着同样的黑发，留着同样的发型，所不同的是，这个年轻人对客人表现出一种不屑一顾的神态，他朝一扇门指了指，她随即走了进去。

进屋后，一位身材魁梧的人起身相迎。看到艾琳走近时，他彬彬有礼地欠身请她坐下。这是一个摆设讲究的房间，与占有它的人那种洒脱举止十分相称。

“喝茶还是喝咖啡，夫人？”讲到“夫人”二字时，他稍稍迟疑了一下，这足以提醒艾琳必须格外警惕。

“我看就来两杯浓咖啡吧，”他吩咐那个看上去不太友好的人，然后掉过头来，两眼仔细打量着她，似乎想要摸透她的心思。她在类似场合遇到的其他男人很明显都是些追求女人、放荡纵欲的家伙，而他看上去却是个头脑清醒、能够自控的人。

“你刚到这里？”他继续问道。

“是的，两个钟头前我才来到旅馆。”

“旅途愉快吗？在海关没遇到麻烦吧？”

“这次旅行不错，今天在机场也很顺利。”

他的嘴角上露出一丝笑容：“奇怪，这些人有时是很难对付的。”

她也微笑着表示同意，但没有答话。

“你愿意我们继续用法语交谈吗？英语我也能说一点。”

“我喜欢说法语，这是个练习的机会。”她想，使用另一种语言，变成另一个人，这会更方便些。

他品着咖啡，若有所思。他比其它男人对我更放心，她暗自思量，许多男人总认为与女人交谈是一种耻辱，好象女人比男人矮一截，不值得跟她们交谈似的，可他却不-样。

“请告诉我，夫人，象你这样年轻美貌的女人怎么能从事这样的买卖？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她恬淡地一笑，说：“我仅仅是在替别人办事。”

“你们政府同意你现在干的这种事吗？我是说在思想上而不是在行动上。”

“可能有一些人同意，但我不能肯定。他们同意与否我不在乎。”

“我佩服你的胆量，不过原谅我冒昧地提个不该提的问题，难道你有时不感到害怕吗？”

“有时候有点害怕。”

她没有继续往下说，而是在膝盖上打开一个大信封。

“这是寄给你们波恩银行的汇票，”她递过去说，“汇票上的名字仍是我第一次来这里时使用的名字，恐怕已经有人告诉你了吧。”

他久久地察看着那张汇票，似乎它隐藏着一眼看不出来的秘密。最后他说道：“不错，谢谢你。再来杯咖啡，好吗？”

他招呼那个不太友好的人去取咖啡。

“很抱歉，让你不辞劳苦远道而来同我们见面，”他说，“我们正想派人去你们那里取呢。”

“那样就是很危险的，英国情报机关一直在严密监视，他们与我们警方有联系，搞不好，你们的人会被抓住的。现在这样送来比较安全。”

她早就预料到他将会提出这个问题，她把汇单带来，事情就解决了。经手的人太多，花费大不说，还会给他们的联络网带来危险。

“可你也冒了很大风险哪，”他提醒她。

“还算好，没有人会怀疑一个年轻女子。”

他感到她的话有点不对，立即纠正说：“你言之有理，不过，女人也有铤而走险的，在我们的文学作品里就有举不胜举的例子。”

艾琳心想，岂止文学作品，在我国历史上就有不少妇女参加了决定爱尔兰命运的可歌可泣的斗争。

“通过我们的使馆来办一定很容易，”他继续说道：

“如你所知，我们政府乐意用一切方式帮助你们，那样方便得多。”

“那样做不会有助于我们的事业。使馆总是被人监视

着，尤其是你们的使馆。人人都知道你们国家的领导人已经提供了援助。不，还是现在这种方式好。”

他默不作声地喝完第二杯咖啡，显然，此人不习惯别人反对他的想法。他闷闷的不乐使她急于尽快结束这笔交易，她老练地取出一个信封，递给他一张所需物品的清单——汇票就是用来支付这些物品的。为了掩盖当时的尴尬局面，她开始不必要地强调所需要的东西：机枪和步枪要赶快搞到；阻击手们不仅要有敏捷的腿，而且随时需要枪支；机枪更是在交火中使用的极好武器。

“这是张单子，”最后她说道，“你看能否尽快送货？”

她准确地觉察到了对方眼中非常惊愕的神色，她无情地谈论杀人武器的使用使她感到震惊，可是他怎么能想到，她从未见过打枪，甚至连打鸟都没见过，她只是从利亚姆和谢默斯那里学来了谈论枪支的这一套用语，而他们两谁也没有开枪打过人，只是他们都坚信某种事业。

他象检查那张银行支票一样仔细地检查着货单。她知道，他是在心算着每一种货物的价钱，然后计算总数。要换上别的场合，别的男人，他们早就掏出铅笔，在纸上写满密密麻麻的阿拉伯数字，直至最后确信总数没错为止，而他却不用那样明显的方式表示怀疑。

“尽管我们是批量从你们这里采购，”她说，“我们还是以标准零售价格支付。”

他的眼珠精细地一转，但装作没有听见对方的话。

“送货没有问题，我们为能够帮助你们而感到高兴。”

他这样说是试图缓和一下使她显得不够老练的气氛。她

向前靠了靠，好象对他很信任。送货计划有些改变，我们通常在科克或都柏林接收送来的货物，可是现在那样干太冒风险。上星期有一艘驶进科克的船上的枪支全部被没收，船上所有的爱尔兰人也都被捕入狱。我们已经决定到海上接应你们的船只，然后用我们的渔船运回货物，这样更安全些。这里有一幅地图，上面标出的圆点是预定的接头地点。”

他把地图接过来摊在咖啡桌上，问道：“这张图是谁画的？”

“是个学制图的学生画的。”

“画得不错，不过不必担心，我们船上总是有爱尔兰人，有一个人常跟我们航行，是个海上通，据说他到你们沿海任何地方都不在话下，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了。”

艾琳微微一笑，坦然地说：“我相信你们能找到接头地点，我们将在那里等候。不过，我们必须知道大概的日子和时间。”

“只能是大概。”他又把船只的名字和预计到达科克的日子重复了一遍。“你们要不断地注意船运通告，这样才能作好准备到海上接应我们。万不得已时把武器丢进大海就很可惜了。我们船长有严格的命令，坚决禁止运载武器进港。”

“是不是你们的一条船被……”

他做了个手势，诡密地说：“我们悄悄溜走了，夫人。可惜你们的同胞被抓住了。”

艾琳听得有点愣住了，她喋喋不休地向这人谈了不少情况，实际上他却比她了解得更多更细，但她还得继续完成自

己的任务。“为了不出差错，你能否给我写个书面的送货计划？”

“我可以给你写下我们的船计划驶往科克的日期，写更多的东西是不明智的，万一你把它丢了或者别人把它偷了那就麻烦了”。

“我不怕担这个风险！”

等回到房间，她将把那些日子记住，然后把纸条销毁。她必须把日子告诉谢默斯。过去他们曾经在港口等候过，可是左等右等不见船的踪影，浪费了许多时间，那都是因为不知道轮船到达的确切日期。这纸条只是证明他们会见过，对她来说没有多大价值。不过谢默斯肯定非常重视这种书面字据。

他写下了她要求的日期并草签了自己的名字。为了使它显得更正规，他加盖了日期印戳。“给你，夫人。愿你走运，祝你们的事业顺利。”

她从内心感谢他，伸手接过了纸条。来到门口，他给她开了门，两眼紧紧地注视着她，似乎她身上隐藏着某些他不能理解的东西，然后躬身将她送走。使艾琳感到快慰的是，他没有象别的男人那样建议同她一起乘坐豪华汽车去兜风游览阿尔及尔。

回到自己的房间，艾琳感到有些愕然，不知为什么，她这次与阿布杜拉·哈密德的会见给她留下了一种缺乏安全 and 自信的阴影。他知书识礼，严肃认真，没有肉麻地向她大献殷勤，没有表现出其它男人控制不住的对女人粗俗的好奇心。问题是不是出在自己身上？

她想起几个星期前听过的课，老师说引起爱尔兰种种动乱的根本原因是缺乏同一性。她和一些同学事后曾嘲笑过这